

性與死

第一次接觸

「他和我們一樣有性器官。我和他做愛之後才知道他是人不是神靈。」說這話的是李麥可 (Mick Leahy) 的眾多妻子之一。

李家兄弟於一九三〇年代懷著尋找金礦的美夢來到巴布亞新幾內亞中部。結果探測隊意外地發現，「杳無人煙」的高地竟然隱藏著許許多多的部落民，依舊生活在石器時代。

可以想見白人現身引起的騷動與驚恐。有的土著以為這些白皮膚的人是祖先復活，返家探視他們；有的將之視為妖魔鬼怪，以矛箭攻擊。李家兄弟拍攝的珍貴記錄片中，就有部落居民圍觀他們表演「神蹟」的鏡頭——轟然幾聲一頭大野

豬倒斃；超級大鳥起飛降落，肚子裡面可以裝人。高地之外存在著一個怎樣的世界？

高地內又是怎麼樣的世界？這塊「最後的未知地」(the last unknown)，成了探險家、地理學家、傳教士、澳洲殖民地官員、人類學家急於探索的神祕領域。如果你要沈思文明、體會原始，去巴布亞新幾內亞的中部高地！

「我想去高地，您有什麼建議？」我向曾經在西部高地做人類學田野工作並以「血的衝突」(Blood is Their Argument)等書享譽學術界的麥吉特(Mervyn Meggitt)教授請教。

「妳一個人去？要小心！最好乘飛機，不要搭乘高地的公共卡車PMV，自從一九五〇—六〇年代傳入經濟作物咖啡，土地爭執日益嚴重。那時有澳洲殖民政府壓著，部落戰爭受到控制。一九七五年獨立以後，高地的治安情況不佳，時有戰事爆發。」他叮嚀著。

神的僕人

眼前崛起於地面，乳白與灰黑雲層罩頂的就是東部高地了。車子往上爬，往上爬，把寬廣平坦不見人跡的馬堪谷地棄置輪下。我沒乘飛機，也沒坐PMV，一



「杳無人煙」的高地竟然隱藏著許多部落民族。





中部高地的市集。

位神的僕人仁慈地讓我搭便車前往東部高地城哥婁卡（Goroka）。

「我今年底退休，要回荷蘭了……」蘇埃夫的聲音伴著「夢中佳人」的旋律響在陰冷的高地。我望望他花白的頭髮，再瞥了瞥窗外灰沈沈的雲，蒼涼之感湧上心頭。他現在擔任哥婁卡路德教會中學的校長，曾在荷屬新幾內亞做了十年傳教士。後來印尼政府把荷蘭人趕走，蘇埃夫就轉來澳屬新幾內亞，一晃又過了十三年，仍然孑然一身。

「在這裡住久了，到了人多的地方很難適應。我回荷蘭住住看，如果不習慣也許還會回來。我收養了三個本地孩子，兩個在這裡，一個送到荷蘭讀書。」傾盆大雨唏哩嘩啦落在車頂，車外幾幢圓頂無窗的茅屋在雨中縮著身子，悶不吭聲。

車停在中途站卡南圖 (Kainantu) 加油。聽說這附近有一種怪病叫做「苦虜」(kuru)。患者的中樞神經受到侵襲，無藥可救，死時面部呈現特異的「微笑」。有人認為這是部落以往啖食死屍的風俗造成的。

「那是不是墳墓？」我們進入一個叫做貝那·貝那 (Bena Bena) 部落的領域，我指著公路右方的白色突起物問道。

「是的，躺在墓地裡的人兩個月前和她妻子的哥哥發生口角，為對方所殺。我的一位朋友本來在這區的國小教書，兇事發生以後立即請調，因為他和肇事者同屬馬堪谷地的部落，會成為被害者部落報仇的目標。也就是說任何個人的衝突很容易昇高為部落間的戰爭。你的親友如果殺人你也同罪，要替他分擔血債，以生命或財物賠償。唉！多麼愚蠢啊，為了雞毛蒜皮的事殺人。」蘇埃夫搖搖頭無限感嘆。

「他們怎麼打仗？您看過嗎？」我好奇地問。

「看過，看過。說不定我們再往前開一段路就會見到兩批人在公路旁持弓箭對射。」他笑著回答。

「那怎麼辦？有危險嗎？」我緊張起來。

「沒關係，他們看見車子經過，會暫時停戰，甚至讓你拍照。等你離開了，

他們再繼續交戰。吃飯時間到了，他們也會休息，吃飽了再打。」

二十世紀，核子戰爭的時代還有民族這樣你一箭我一箭地過招，真讓我「羨慕」，至少人命在這裡比較值錢。

「在高地開車的人都知道要非常當心，不能壓死人或豬。萬一闖禍，千萬不能下車，否則會讓人打死。你必須開足馬力到最近的警衛中心報到，尋求保護。最後你免不了要罰款，那數目字相當高。」蘇埃夫接著說。

公路邊偶爾出現幾個步行的人。男子留著濃密的腮鬍，年紀較長的下半身圍了一塊樹皮布；婦女們則穿著鮮艷的衣服，以前額支抵著一個垂在背後的繩袋。在神的僕人的座車裡固然安全舒適、談笑風生，我最渴求的還是和高地人、高地社會直接接觸的機會。

「我明天也許會去拜訪一個貝那·貝那的村子。」我告訴蘇埃夫，昨天在雷城 (Lae) 街上購物的時候有位年輕男士趨前向我打招呼，問我是不是菲律賓人，因為他有位菲律賓好友。他又自我介紹名叫勞勃，是首都行政大學的學生，這禮拜放假，返鄉探視。他的英文非常流利，不像島上大多數沒受什麼教育的人講的是詰屈聱牙的土英語。我提到我次日就要去哥婁卡，他說他母親的村子在貝那·貝那，離哥婁卡很近，他正好也要回去。我如果有興趣，他後日晨可以到我寄宿

的哥婁卡招待所找我，帶我去那個村子參觀。

「我可以跟他去嗎？」我想起在雷城遇見的一個中學男孩對我說，他不信任高原人，雖然他自己也是高原來的。

「很難說，如果他真的到哥婁卡找妳，妳可以考慮是否前去。」蘇埃夫答道。到達哥婁卡已是黃昏。我和蘇埃夫握別，怎麼說呢？謝謝，未免太客套。這份溫情只有來日回報給任何陌生求援的旅人了。

精靈現身

——她是一個野女人，一位精靈婦女，住在高地的木沙威 (Musave)。她和村裡的婦女一同耕地，但在白人到來之後突然失蹤了，巴布亞新幾內亞一九七五年獨立後才又出現。

一個滿頭亂草的偶人像邊上有這麼一段說明文字。小小的博物館陳列室裡只有我一位訪客，並且情有獨鍾地站在這位不願見白人的女精靈像前不忍離去。她的名字叫伊瑟瓦儂塔 (Izevanonta)。早上勞勃沒有如約來招待所，我便自己在城內瀏覽，尋到這間博物館。

中部高地從被發現納入殖民體系到獨立歸屬國家系統，才不過短短數十年。

如果我是高地人，大概會讓這麼快速的轉變弄得精神錯亂。對於這位反映某種複雜高原心態的女精靈，我不禁多打量幾眼。

再踏上灑著陽光的街道已近正午。這個城也是白人來後圍著飛機場發展起來的。望著滿城盛開血一般的耶誕紅，我有很奇異的感受。因為是六月，我長年居住的北半球仍是盛夏，而巴布亞新幾內亞高地之外的地區也像火爐，只有這兒是清涼的，蚊子的數目很少，相對地人口密度最高。迎面來的一個人，頭上戴了一頂稀有動物 *kuskus* 毛做的帽子。啊！他不就是勞勃嗎？這樣毫無心理準備的碰面，真覺得他是忽隱忽現的精靈。

「我剛從 PMV 下來，打算去找妳。這位是我的表弟。」他指指身旁一位短小粗壯的男子介紹著。

「還沒吃午飯吧！我打電話回招待所請他們多準備兩份請你們共餐好不好？」我說。

「好的，不過我想先去我姑媽那裡沖個澡，十二點半到妳那裡。」勞勃很快答應了。

返回招待所看見女管理正在和一個美國女孩聊天。

「台麗，快來，珍妮和妳是同行，她剛進城，妳有什麼問題可以問她。」

珍妮是人類學博士班研究生，來這裡做田野，想研究貝那·貝那區域的婦女活動，才住進一個村子沒多久。

「在村子裡我取了一個當地的名字，屬於其中一個氏族。那個氏族的人很注意我的安全，派了一個女的和我同住，不讓我一個人獨自走動。我感到自己在村子裡很拘束、很孤立，這樣的田野工作真寂寞啊！」珍妮進城「透氣」，想待一個星期再回村子。

電話鈴響，勞勃打來的，他說親戚強留他吃飯，他不能來了。「可是，招待所已經把你們的份準備好了，我也付了錢。」我說。「非常抱歉，今天我請妳在村子裡晚餐。下午一點半我們在郵局門口等妳。」

我吃完飯，把勞勃的姓名、他母親的村落名以及一大件行李留給女管理，然後半玩笑半認真地說：

「我最晚明天回來，如果見不到我可以報警了。」

「祝妳玩得愉快。」女管理把勞勃他們未吃的三明治包起來讓我帶走。

聖地

我們橫七豎八地擠坐在一輛無頂的PMV卡車上。我前方的一對夫婦，男的鼻



勞勃（左一）帶我擠坐一輛無頂的 PMV 卡車。

子穿孔掛了一件飾物，女的臉上刺了許多花紋。風很大，上了高地公路，陽光又隱去了，飄來一大塊烏雲。頃刻間雨點打下，我們無處可躲。

「下車，下車。」勞勃叫道。

我撐起傘，隨著勞勃和他的表弟奔跑，隱入一片樹蔭中。勞勃點燃煙，把我的背包交給他的表弟拿。

「你表弟不抽煙？」我問。

「他是七日教會 (seven-day church) 的教徒，不抽煙，不喝酒，不嚼檳榔，不可多妻，不可犯強姦罪。每星期六不工作，上教堂。」這位表弟非常沈默，我拿出蕃茄和餅乾請他吃，他接受了。

一陣雨過後我們沿公路前行。人生真有意思，我昨日坐在車中望車外行人，今天則走在

同條路上向往來車輛行注目禮。

「台麗，妳來這裡要花很多錢吧！」勞勃問道。

「是啊！你們國家的幣值和物價好高，地形崎嶇多靠空運，旅遊設施少而貴。我計劃了許久，並向一些親友借了一筆錢才啓程的。不過我來到這裡以後碰到許多好人，熱心幫助我，介紹我寄宿便宜的民家和招待所，不但花費省，見聞也較豐富。」我心中充滿了感激。我一直相信人與人不問語言膚色多麼不同，仍然可以溝通。你只要誠心待人，別人也會善意待你。

「勞勃，你的英文怎麼這麼好？」

「我曾經在天主教學校唸書，常參加辯論比賽。有次在獅子會辯論one-talk system的利弊。有人說我們社會不進步是受到這種制度的影響。也就是說，每個人都有許多鄉親（one-talk係指來自同處說相同語言的人），你有義務要照應你的one-talk。譬如我在首都有一個one-talk在戲院收票，我去看電影就不要錢。」勞勃滔滔不絕。

「那麼你的表弟也是你的one-talk，要盡力協助你，對嗎？」

「當然！等到一九八六年我年齡達參選標準後便要競選哥婁卡區的議員，那時很需要one-talk的幫助。如果有一天我以總理的身份訪問妳的國家，妳不要驚

訝。」怪怪，好大的口氣。

我們走走，停停，我帶的三明治和飲料讓他們分食了。只是村子怎麼還沒有到呢？

「快到了，村裡人如果看見我們三人同時出現一定會嚇一跳。台麗，進村子以前我先帶妳去參見一塊聖地。」勞勃指指公路左邊的一片林地對我說。

小路好滑，我跌了一跤，不想再走。

「好吧，換別條路試試看。」另條小徑上的落葉較厚，我們窸窣窸窣地移動腳步。勞勃俯身撿了一塊白色的石頭捏在手掌裡。

「到了。妳看，這一株樹是母，另一株是子。到這裡要很安靜。請妳把手放在石上跟著我唸。」

我依言按住石頭，附和著唸一段我不懂的語文。

「現在，我要帶妳進去，告訴妳每一株植物的意義。請把衣物除掉，我們不能帶任何東西進去。」

我的眼睛睜得好大，他的瞳孔也像貓一樣閃著光。

「可是，勞勃，我們國家的習俗不允許我這樣做。我尊重你們的習俗，如果我進入你們的村子會帶給你們危險，我可以不去。請你也尊重我們的習俗。」

對立片刻，貓眼的光轉黯淡，他的頭也垂下。

「好吧！那麼妳也不能去我們村子了。我送你回哥婁卡。」

招手攔住一部PMV，我們三人登車。勞勃拉了拉衣襟說：「好冷。」一路無言。到了哥婁卡，勞勃說不送我回招待所，又隨車折返。

那夜我數度驚醒，入耳的是屋外的風雨聲。

血仇

「妳一定是遇到活躍於高地的歹徒 (rascals) 了。」瑪姬聽完我的敘述一口咬定地說。這時我坐在西部高地城哈根 (Mt.Hagen) 附近一個村落的茅舍裡。煤氣燈的火光搖擺不定，照亮我對面三位女子憂喜交集的臉。

「可是什麼也沒有發生，他們還把我送回哥婁卡。」我腦中的疑團一直沒有消。

「那是神保佑妳。我知道有許多年輕人為學校退學或失業，無惡不做。在我們這裡妳不用怕，明天叫兩個女孩帶妳到村子和田地走走，傍晚參加我先生傑克酒館的開幕宴會。」瑪姬的熱忱、周到、幹練，讓我產生賓至如歸之感。她是哈根租車站的經理，負責調度十餘輛轎車和旅行車。她昨晨到哈根機場接客，順道



我和大人物傑克（右一）全家合影。

帶我進城，又慨然邀我住進她家，品味高地的村居生活。

「瑪姬，你們這兩幢草屋造得真好，院子也整理得這麼漂亮。」我由衷讚嘆。另一幢住著傑克的母親和兄弟。

「我們原來住的比這還好。去年傑克的一個弟弟在我們開的酒館裡喝醉了，用酒瓶往鄰村一人的頭頂砸去，那人不治身死。他的族人一怒之下燒毀了我們的酒館和住屋。我帶著幾個女孩在外面躲了好幾個月才敢回來。傑克是這個村的大人物 (the big man)，村人幫我們建新房子，並做了圍欄不准閒人進入。」瑪姬心有餘悸地說。

大人物！怎麼這麼巧，我居然住在大人物的家。我曾讀到巴布亞新幾內亞高地的政治組織比較初級，以大人物為領導人，有別於以高

權位的酋長爲中心的部落社會。大人物大都以能力服人，口才好，善於排難解紛。

瑪姬的婆婆，這位初見面抓住我兩手跳躍不已的可愛老婦人，抱了一個兩歲大的女孩進門。

「哎唷，她怎麼了？」我驚叫起來。小女孩的身上包著一塊布，露在外面的手腳一塊白一塊黑。兩顆眼珠滴溜轉，含著淚水。

「我上星期點火，觸犯煤氣燈的神靈，把我的女兒燒傷了。醫生說她身體百分之三十五的皮肉受傷，非常危險。她是我們的小寶貝，是傑克表兄的女兒，我們從她六個月大時抱回領養。以前還抱了一個男孩，他父母捨不得，又要回去了。」瑪姬才二十幾歲，自己生了一個女兒名叫加西，現年七歲。另外收養了十六歲大的女兒維娜，和傑克的妹妹塔妮莎年歲相當，形影不離。我第一天一直沒看見傑克，聽說他在忙著張羅酒館重新開張的事宜。

次日瑪姬上班，兩個大女孩帶我繞村。村人知道我是傑克家的客人，對我非常友善。許多人家門口晒著咖啡子，咖啡樹也隨處可見。幾位男子在砍柴，把我叫去和他們握手。「傑克去年運氣不好，我們把他的家移到村子後面，住在前面的人家可以保護他。妳今天晚上一定要來吃 mumu 喔！」

「什麼是 mumu？」我問維娜。

「妳傍晚就知道了。我們現在去挖蕃薯。」

往蕃薯園的路上，維娜指指右手邊的一個村落說：

「就是他們攻擊我們。我們兩村原來是好朋友，屬於同一氏族。快點走，前面是那人的墳墓，我不敢看，死靈的威力很強。」我們快步跑過。女孩告訴我，傑克賠了一千kina（約五萬臺幣），六十頭豬和兩隻似鴛鳥的珍貴高地動物（cass-away），對方還不十分滿意。

雲深不知處

先升起一堆旺火，把一塊塊手掌大小的石頭放在火上烤；同時在不遠處挖一個大坑，準備許多香蕉葉，鋪幾片在坑底。大約一個鐘頭，石頭的溫度很高了，以火鉗夾起數塊移置坑內，上面放蕃薯，再加石頭，放豬肉、野菜，再放蕃薯、玉米……這樣層層覆蓋，最上面用香蕉葉封住坑口，並以茅草樹枝壓頂，一、兩個鐘頭以後掀開，就是高地的上好宴席mumu。

坑頂冒煙的這段時間裡傑克出現了，略發胖的身軀爲他增加了幾分威儀。和我打過招呼，他召集了一批男子在酒館裡面訓話，婦女兒童迴避。酒館是部落男子工餘聚會休閒的場所，只出售啤酒。另外有些村落仍保存傳統的歌舞（叫做si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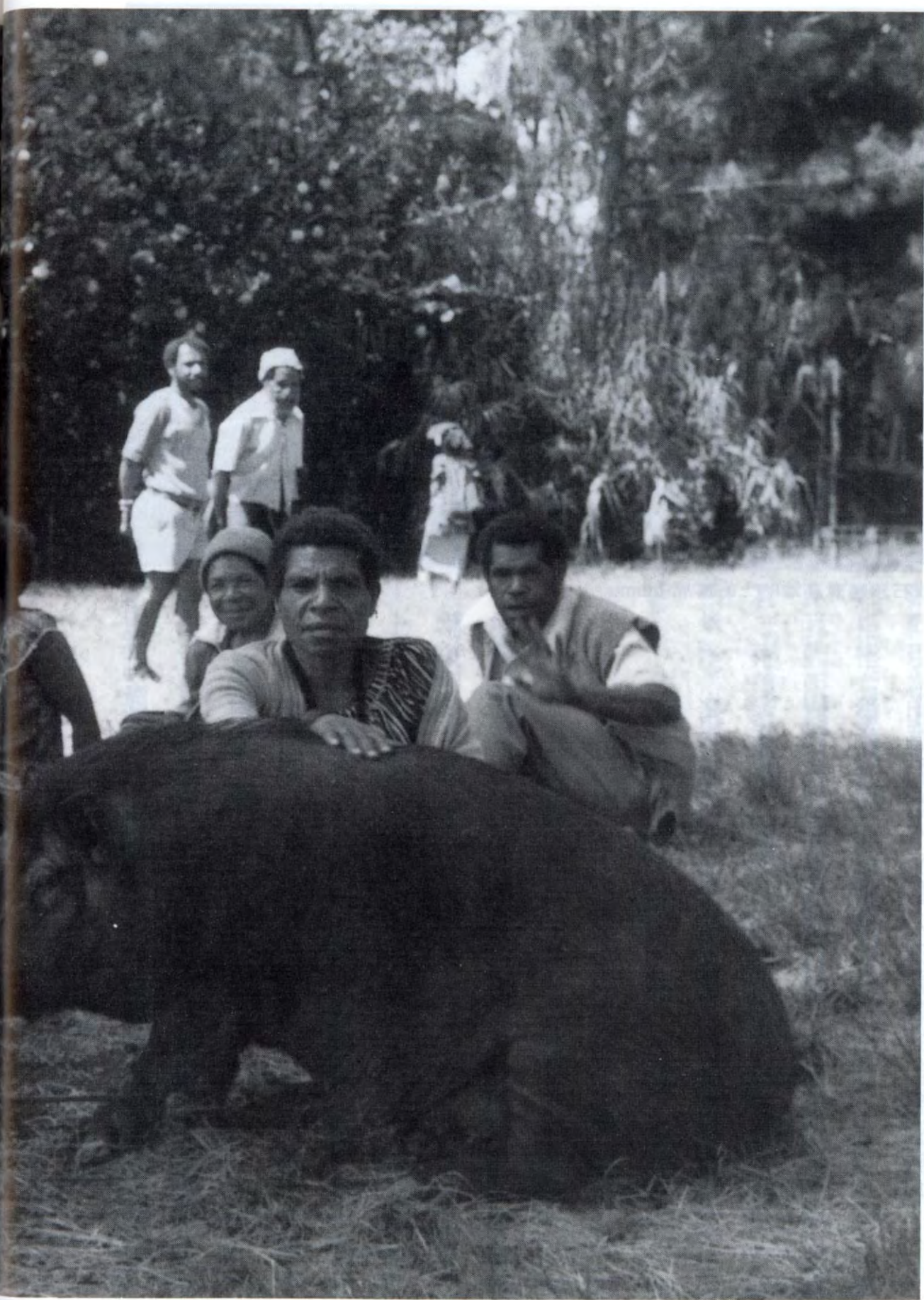
以石頭烤煮高地的上好宴席 mumu。

sing) 娛樂場，男女都可以出入。高地社會男女分工明晰，不少學者認為，男女處於隔離和敵對的狀態。

兩個女孩帶我憑弔被燒掉的酒館和茅屋的遺址。旁邊的香蕉樹也遭腰斬，幸好沒有把咖啡園毀掉。

雲、雨是高地遣不散的頑童。mumu的煙不斷冒出，不畏雨點的侵擾。躲在側屋避雨的婦女邊編織袋子邊閒談，小孩拿著空酒罐在屋簷下接雨水喝，年輕人聚集玩撲克牌。

瑪姬踩一腳爛泥趕來，mumu也掀蓋了。分豬肉時傑克喊我的名字，把手上一條豬腿遞給我，說是大家給貴賓的禮物。我不知所措，道謝之後轉交給瑪姬保管，另外拿起一個香味四溢的蕃薯。這蕃薯味道特別好，大概是因為混和著我持木棍奮力掘蕃薯的苦樂滋味吧！



吃完mumu，男士在酒館內圍成圓圈唱歌。傑克捐五箱啤酒讓他們盡情地酌飲。我抓住維娜在窗口窺視，看見圈子中間敬酒高歌的男子不時移坐另一人面前，和對方摩擦面頰和鼻子。

「他唱的是什麼？」我問道。

「歌名是——扭轉你的屁股，通常是情歌的調子，可以隨情況不同而變換歌詞，他們現在唱的是，祝福傑克和瑪姬的幸福像流水一樣無止盡。」維娜解說著。那晚的歌聲不知什麼時候才停止。

我離別前夕，瑪姬買了一隻雞在自己院中準備mumu爲我餞行。封好坑口之後我們進城買東西，返家時已天黑。幾個女孩拿盤子把坑裡的食物取出。「天哪！雞被偷走了！」我們聽到大呼小叫聲。瑪姬趕出去查看，面色凝重地歸來：「台麗，很抱歉，雞也許被狗拖走吃掉了。希望不是敵人幹的。」



豬是高地最受重視的家畜。

瑪姬送我登上十人容量的小飛機。穿過重重雲層，高地失去蹤跡。我翻開報紙，頭版新聞摘要裡寫著：

昨日有四件強暴案。一件在首都摩瑞斯比港，七名男子強暴一名十六歲少女。另三件發生在高地——一名哈根女子在睡眠中爲人拉出室外輪暴，另一名爲三人強暴，還有一女子在返家途中遭強暴。

我趕緊閣上報紙。游目所及，雲深不知處。

（原載於72年12月27日中國時報「人間」副刊）